

- 2) 清明前往氹仔掃墓。
- 3) 暑假期間往香港兩天遊玩。

前往氹仔屬於遠足性質。大小物件也攜帶不少。除步行及拍照外，也順道探望那兒的親友。前往香港則是遊玩性質，但父親總不忘趁機往唔商場友輩、採購貨物、探聽行情。那時來往港澳渡輪是大船。航程三個半小時以上，每日對開午、晚兩班，只有德星、佛山、大來等三艘，停泊上環碼頭。我們總是下榻上環街市電車總站的新光酒店。香港雖然制水，但新光有儲水箱，二十四小時有水供應。晚上尚有熱水，房間有冷氣，享受非凡。

午飯總在鄰近的龍記餐室。晚上則在鄰近的陸海通飯店。我們家中的舊照，很多都是在香港時拍攝的。而香港亦在當時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。直至我初中畢業之後，赴港轉讀英文學校而結束了我的童年時代。

宗教信仰

我的家庭猶如一般中國傳統家庭一樣，拜祖先、拜神。很多時人們稱那為佛教。嚴格來說，這其實和佛教相去甚遠。我不會稱我的家庭宗教是佛教。雖然我們家中有一個相當寬大的神檯，供奉祖先神位、觀音、關帝、孔子聖像，另外還有地主、當天、灶君、門官一大堆，我們一家人每年農曆新年期間，浩浩蕩蕩的乘船過海往氹仔每一廟宇參拜；但我一點不覺得父母迷信。我父親甚至視梁啟超所說「理信與迷信」為主臬。我父母從來沒有擇時辰日子、看風水、不說避忌的話。

我父親曾在三巴仔攻讀葡文。他對天主教異常抗拒，甚至反感。其實這是殖民主義的禍害，與天主教無關。



我幼稚園和在香港英文學校讀的是基督教學校。澳門高小、初中、高中中文部則是天主教學校。學校教育，對我的信仰影響甚深。啟蒙時老師提及耶穌被惡人釘死在十字架上。初小時參加過一次基督教朋友家庭的聖誕晚會，仍是只接觸耶穌。但高小時聽到天主教，我則從來沒有聽過。還問是不是基督教？同學只說基督教是不信聖母的。

而後來我所接收到的信息是：基督教牧師可以結婚，教徒可以避孕，可以離婚；但天主教則一概不准。而這點反為頗合我的心意。

我小五開始聽要理，學習認識教義。逐漸接受，開始信奉大概是小六時期。期間曾有兩次失去信德。直至初二以後，應該堅定下來。雖然未有受洗，這因為父母姑母一定反對。姑母甚至說那是外國的東西。她卻不知道佛教亦是從外國而來。我不願逆他們的意，不想傷他們的心；只是靜靜的祈禱、唸經、把聖像放在房間的門後、星期五暗中守齋。在香港時，甚至主日跟隨學校牧師往教堂，然後再獨自前往天主教聖堂望彌撒。

我父親曾經言道：在澳門的中國人所以奉教者，不外乎可以獲得教會的福利（他不諱言善誘這手段），甚至追求女性；因為那時絕大部份著名的女校都是天主教學校。他還聲稱超過三十歲領洗的才是真心信奉。我領洗時三十二歲，當真是真心信奉。

當我赴台升讀大學時，媽媽打造了一條白金頸鍊給我傍身。說萬一有甚麼斷絕音訊之時將之變賣也可支持一陣子。但用甚麼吊墜呢？我對姑母說：不若妳送一個十字架給我，刻上姑母送給